



碧血情鏢

（香港）西門丁著

碧血情仇

(上)

(香港) 西门丁 著

(180)	以阶阶	一十
(388)	文前始大	二十
(414)	五亲壁嘶	三十
(425)	前实土朝	四十
(483)	目 录 林地翁	五十
(521)	此奔国改	六十
(521)	以而帝亚	七十

一	酒楼匿祸	(1)
二	武林三痴	(28)
三	欲语还休	(68)
四	寄身瓦刺	(111)
五	勇闯敌营	(141)
六	杀机四伏	(172)
七	北雁南飞	(205)
八	情归何处	(237)
九	群英荟萃	(280)
十	绝大阴谋	(320)

- 十一 情何以堪.....(351)
- 十二 大战前夕.....(386)
- 十三 御驾亲征.....(415)
- 十四 阵上定情.....(452)
- 十五 保护栋石.....(489)
- 十六 为国奔驰.....(521)
- 十七 迎帝而归.....(551)

(I)	斷園對酌	一
(88)	鐵三林旋	二
(88)	朴巫哥炮	三
(111)	陳瓦良寄	四
(141)	營地團裏	五
(871)	朴四妹杀	六
(202)	江南鄧北	七
(282)	少帥與雷	八
(082)	萃蒼英報	九
(028)	新開大藥	十

一、酒楼惹祸

山上的几棵树，几乎秃尽，只余几张红叶，在秋风中挣扎。树枝上停着两只乌鸦，仰头发出“嘎嘎”的叫声，也许这是它们对夜幕开始笼罩大地的欢呼，但在人们的耳中听来，恐怖之中，更有一股说不出的凄厉味道。

一、酒楼惹祸

山下有几座土坟，分成两行，前面的四座一字横排，背后那一座却是最大的。土坟上空有白烟袅绕，坟前跪着一位素衣少女。

那少女低首烧冥镪，看不到她的脸，体态却甚为苗条。一阵秋风吹过，着了火的冥镪挟着灰烬，冲天卷起。

“嘎——”也许树上的乌鸦抵受不住烟火袭击，惨叫一声，振翅高飞。那少女显然被这出其不意的怪叫声，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抬头望去，这才发现她有一张清丽绝伦的脸庞，弯弯的娥眉带着一抹悲愁。

少女有点失魂落魄，怔怔地望着天，坟前的冥镪已烧尽，只有那一排香还发出红光。山风不断将灰烬吹去，也将白烟吹尽。

大概天已将黑齐，少女瞿然一醒，突然弯腰叩起头来。忽闻有个怪声桀桀地笑道：“娘子不必多礼！”

少女大吃一惊，抬起头来，也不知何时坟堆后多了四条汉子，前面那个是位中年僧人，颌下长着一片青惨惨的胡须，

子，一看相貌和装束已知非我族类！

这是河北怀来县东北的海坨山，在长城八达岭外，时蒙古虽退出中原，但仍不时有零散兵丁侵袭大明边境军民，那番僧背后的三位大汉，虽然穿着汉人服饰，但一望也知是蒙古人！

那少女见到这四个人，花容一变，双眼怒瞪着番僧，那番僧贼忒忒地笑道：“小娘子，贫僧是否英俊非凡，教你眼珠子没一刻离开我？”他背后那三位大汉都狂笑起来。

其中一个踏前道：“小娘子，在下的容貌也不错，也请你鉴赏鉴赏！”番僧一把将他推开。“乌黎，你敢跟贫僧争？”言未毕，少女突然长身而出，抽出腰上的一把剑来。

那番僧桀桀笑道：“小娘子，你一生气就更加好看啦！你们中原人喜欢说……什么人啊花的……”

另一个胡汉忙道：“大师，是人比花娇！”“不错！”番僧看也不看少女手中的长剑，依然笑嘻嘻地道：“小娘子人比花娇，贫僧生平仅见！”

少女柳眉倒竖，叱道：“番狗无耻！”

那个叫乌黎的胡汉怒道：“你骂咱们什么？大师，咱们将她抓回去，慢慢享乐！”

少女至此才似乎醒觉，自己一人难敌对方四人，是以目光一变，暗思退策，免遭狼吻。不料那番僧竟能看穿她的心事，笑道：“小娘子，你想逃跑？跑不掉的！”

乌黎道：“快将她围住！”

番僧道：“不必，让贫僧来！”也不见他如何作势，身子已飞过土坎，那少女突然一个转身，向山下奔去。番僧道：“小娘子等等贫僧！”

少女拚命向山下飞奔，那番僧几个起落，已迫至她身

后，少女见跑不掉，倏地转身挥剑望番僧刺去！番僧及时一闪，左袖一卷，向少女右臂缠去，少女斜退一步，长剑回削，“嗤”的一声，将番僧袖管割裂，番僧“咦”了一声，诧声道：“小娘子功夫不赖！”

少女一剑得手，精神大振，刷刷三剑，又将番僧迫退一步，那三个胡汉散开站在一旁隐含包围之势，却无动手。

番僧让少女攻了十多剑才开始反攻，他功力深沉，手脚挥动间，风声呼呼，素衣少女攻势稍弱，但她剑法轻灵，避重就轻之下，仍能给予番僧一定的威力。

少女剑快，眨眼间两人已换了四五十招，仍无机可乘，心中不由嘀咕起来：“这番僧武功这般了得，其他三个算是小脚色，只要他们加入战围，后果就……”她心中盘算着，手中长剑丝毫不慢。那番僧似乎不耐烦久战，抽出一柄戒刀来。“小娘子赢得我这把刀，便放你下山！”

素衣少女心思敏捷，道：“你输了，也不叫他们动手？”番僧桀桀笑道：“当然，番僧如果输给你，不但不为难你，还愿意替你挽鞋！”

素衣少女粉脸一红，暗啐一声，连忙加紧进攻。乌黎折了几根枯枝，点起来，权充火把，周围登时一亮。

那番僧一柄戒刀十分厉害，大开大关，威力极大，他一口气攻了十多招，将少女迫退三步。他空手时，少女尚能抵挡，但一使上戒刀，便渐不支，再过十多招已处于下风。乌黎在旁边道：“这小娘子大师是吃定了！”番僧挥刀不已，闻言笑道：“你们不必吃醋，贫僧自也会给你们点好处！”

少女又羞又怒，忍不住骂道：“真是狗嘴长不出象牙，

丢尽佛门中人的面子！”番僧见素衣少女，却不顾见丈夫，只说：“能够跟小娘子共参欢喜佛，是贫僧之荣幸！”说着，番僧一前一后“迎”上，围住少女，走一

“无耻！”少女怒斥一声，长剑拚命反攻，她自知凭自己之力，没法逃出魔掌，如今只求能与对方同归于尽。可惜那番僧不是省油灯，攻势越见凌厉。他笑嘻嘻地道：“小娘子你弃剑投降，免得弄伤了你，贫僧心痛！”这句话提醒了素衣少女，知道对方有所顾忌，招式更见辛辣，不断采取两败俱伤的打法，如此一来，登时扳回不少攻势。

那番僧武功比素衣少女高了一筹，很快便识破其心意，他计算了一阵，便有了主意。激战间，番僧闪过素衣少女长剑，戒刀一扬，望素衣少女的肩膊劈下。素衣少女想也不想，手臂一圈，长剑划了半个弧圈，改削对方腰际。不料番僧那一刀竟是虚招，只见他戒刀回劈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刀口砍在剑背上！

素衣少女虞不及此，只觉虎口一痛，五指松开，长剑应声跌落于地，番僧长笑一声，戒刀一抬，劈向素衣少女的粉颈。

素衣少女反应也快，连忙闪开，同时转身欲逃，那三位胡汉立即围上来。素衣少女见状，心中暗叫一声：“吾命休矣！”她恐怕死前受辱，突然一个转身，反向番僧的戒刀撞过去，番僧吃了一惊，连忙收刀伸出左手抓向素衣少女的手臂。素衣少女大喝一声，飞起一脚，踢向番僧小腹。番僧大叫一声：“小娘子你好狠毒！”横身一闪，戒刀取颈，左手挡开对方的脚。

素衣少女正求速死，不但不闪，反而迎向刀口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旁边忽然飞来一块小石子，射在刀上，发出当的一声响，将戒刀撞开。

番僧吃了一惊，连忙收刀退步转头，与此同时，他三位手下也叫了起来：“小子，你是谁？”只见场中已多了一位黄衫青年，头上戴着白冠，身材挺拔，隆鼻星目，站在场中如玉树临风。

黄衫青年也不答话，弯腰拾起地上长剑，双手递给素衣少女，道：“姑娘请将剑收起。”

素衣少女粉脸没来由地一红，幸而夜里光线黯淡，不虞被对方发现，低声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黄衫青年微微一笑，抬头望了周围一眼，道：“在下可以带这位姑娘离开么？”

番僧怪笑一声：“小子，你在做梦！快报上名来！”

黄衫青年仍不发怒，道：“听你的话，好像欲以武力解决，嗯，在下便陪你玩玩吧！”

番僧见他神态自若，不将自己放在眼内，心生诧异，又想不起武林中有这么一号人物，便忍住气，问道：“阁下是小娘子什么人，你要强出头？”

黄衫青年笑道：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！”

乌黎道：“大师，何必跟他罗唆，咱们一齐上吧！”

番僧略一沉吟，道：“阁下欲当大侠，贫僧便成全你吧！上！”三胡汉抽出兵器望黄衫青年攻去，番僧旁观。

那黄衫青年不畏惧，空手赤拳，以一敌三，他觑得真切，一把抓住左首那个鹰鼻胡汉的短棍，顺势一送，格开乌黎的鬼头刀。

乌黎被弹退，旁边那柄钢叉又刺至，黄衫青年仍紧握短

棍不放，拧腰闪开，左掌沿棍滑下，切在对方的腕脉上，那胡汉松开五指，黄衫青年夺过短棍，反身向乌黎戮去！

乌黎正举起鬼头刀，胸膛空门大露，见状仓皇而退。黄衫青年也不追赶，手臂一抡，短棍“卜”的一声，扫在短棍原先的主人腿上，那胡汉登时踉倒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背后那柄钢叉又至，黄衫青年背后好像长了眼睛，标前几步，再回身过来，短棍及时将钢叉挡开！

黄衫青年一站稳脚，立即展开攻势，才几棍已迫得那持钢叉的胡汉，手忙脚乱。乌黎急忙挥刀自旁砍过来，减轻同伴的压力，与此同时，番僧也抽出刀来，加入战团。

素衣少女喘息了一阵，体力恢复了几分，斥道：“不害羞，几个打一个！”她挺剑刺过去，将番僧截住。

黄衫青年道：“姑娘小心，这番僧是鞑靼国师脱不伦的大弟子巴鲁扎，颇有两下子！”

素衣少女心想：“我若不是连日赶路，神疲力倦，也不会怕他！”但黄衫青年这番话到底是关心她，她心中感激，还是谢了一声。

巴鲁扎身份被人识穿，暗吃了一惊，忖道：“这小子是谁，怎地认识我？”目光一瞥，见两个手下让黄衫青年打得东歪西倒，知道今日难得好处，急忙收刀退后，道：“停手！”

黄衫青年依言停手，笑问道：“大师要指点在下乎？”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若你师父在此，在下自会报名！”黄衫青年脸上仍带笑容，但语气却甚倨傲，话意甚为明显：你巴鲁扎还不配问我的大名！

巴鲁扎忍住气，拱手道：“青山绿水，后会有期！贫僧终有一日，要讨回今日之辱！”

黄衫青年哈哈大笑：“我有心放你一次，你还不知好歹，莫怪要下杀手了！”

巴鲁扎不敢多耽，急急带着三个手下溜下山去。素衣少女倒抱剑把，拱手道：“多谢侠士相救，小女子感激不尽！”

黄衫青年笑道：“些微小事，姑娘不必挂齿！敢问姑娘为何跟鞑靼人结下冤仇？”

“我来此扫墓，他们突然出现……”素衣少女双颊突生红晕，说不下去。

黄衫青年也不多问，晃亮了火熠子，走到坟前，只见正中那墓碑上刻着一行字：铁剑大侠李南阳夫妇之墓。当下问道：“姑娘是李大侠之后？”

素衣少女眉宇间笼上一层愁云，低声道：“李伯伯一家三年前已遭杀害！”

黄衫青年哦了一声，“未知谁是凶手？”

素衣少女咬着牙道：“听说是瓦刺的人干的！”

黄衫青年脸色一变，忙问：“风闻令伯一柄铁剑，名动河北，瓦刺却未必有此高手！”瓦刺与鞑靼都是蒙古的部落，兵力强盛，时犯明朝边境。

“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，他一家三十七口，无一余生，这笔血债，终有一日，我要跟他们算一算！”

“李姑娘要去瓦刺报仇？可知仇人的名字？”

素衣少女脸上微微一红，道：“我姓温，贱名柳烟，尚未请问大侠姓名……”

黄衫青年干涩一笑道：“在下游万里，性好游山玩水，不是什么大侠，姑娘莫折杀我！”

素衣少女温柳烟微微一怔，她见游万里武功高强，只道是哪位未谋面的大侠，但游万里三字，实在陌生得很，当下一定神，道：“刚才若非大侠相救，小妹实在……”

游万里一声长笑打断她的话，“姑娘又称我大侠了！你再叫我一声大侠，我便立即下山！”温柳烟微微一笑，不知如何答他，游万里又道：“温姑娘跟李大侠有何关系？”温柳烟垂首低声道：“寒家与李家是世交，家父与李伯伯情同手足！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游万里又问：“姑娘欲往何方？”

温柳烟又是一愕，想道：“男女有别，初次相识，他问我这许多干甚？”

心念未了，游万里又道：“巴鲁扎十分阴险，在下怕他死心不息，在山下埋伏，姑娘若要进城的话，咱们结伴同行，否则请天亮后再下山！”

温柳烟暗叫一声惭愧，忙道：“多谢大……游公子关心，小妹不进京城！”

游万里毫不为意，道了声珍重，肩头一耸，已投入黑暗中，温柳烟转头望一望周围，也展开轻功，向后山飞去。

温柳烟怕路上遇到巴鲁扎，不敢怠慢，一气奔下山，望居庸关方向前进，跑了一个更次，实在疲惫不堪，找了座树林歇息。

经过山上那一役，她不敢大意，一夜目不交睫，所幸平安无事。天亮之后，立即再上路，午后进入居庸关，再也支持不住，找了家客棧，连饭也不吃，倒头便睡，一直睡至暮色四合才醒来。

她由昨日中午至今，滴水未进，醒来之后，又饥又渴，不

她胡乱擦了把脸，便出客栈找食肆。吃过晚饭，又上床睡觉，次日一早，买了匹健马，望京师驰去。

马匹虽然神骏，但由居庸关至京师近百里，入得城后，已是午牌时分，此刻人纵不累，马亦须上料，温柳烟找了一家大酒栈，把马匹交给小二，自己便拾级登栈。一踏上楼板，温柳烟登时呆住了，偌大的酒栈，坐满了人，却静得落针可闻，当她上楼后，除了有几位瞥了她一眼外，其他的人目光都集中在中间，这时候温柳烟才发觉酒栈的食客，全是武林中人！

她受楼上气氛的感染，不由自主将脚步放轻，本欲退下，又掩不住好奇，便慢慢走前，只见中间空出一张食桌，无人就座，而所有的食客都围在四周！最奇怪的是那张食桌，竟然会移动！温柳烟定一定神，才发现其他的人都站着，只有四个人坐着，左首另一张座头坐着一位老道，右首座头坐着的却是三位面庞相似，尚在盛年的汉子。

那张食桌时而向左移去，时而向右那三位汉子移去，四个人都闭目而坐，只见袖管微微晃动，温柳烟是名家高足，略一思索便知道双方借用食桌，比斗内力！

看场中情况，是平分秋色之局，但老道以一敌三，若单对单，则功力显然在对方之上，温柳烟暗中打量了那四个人，她行走江湖不久，识人有限，一个也不认识，却不知双方因何事苦斗。须知打斗虽有数十种，但却以比拚内力最为凶险，稍一不慎，不死也得重伤，除非双方功力悬殊。

四周的人都因此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，生恐呼吸声大一点也会影响双方胜负似的！温柳烟江湖阅历虽浅，却也知道比拚的四个人，全是武林高手，因为以内力击碎桌子，十分

容易，难的是双方争持了这么久，那张桌子仍丝毫无损！

比拚内力虽然凶险，但紧张有余，精采不足，温柳烟看了一盏茶工夫，不见小二上来招呼，知道事情未解决之前，不可能有饭吃，而她急于赶路，是以转身下楼。由于她心慌意乱，没留意地上，一脚踩下，踏破了一只小巧的鸟笼！那个鸟笼虽然制作精巧，却是用细竹所制，受不住她一脚之力，登时破了，“吱”的一声，笼里的小鸟振翅飞出！鸟叫声虽然不大，但在此情景下，却显得十分响亮！

楼上的诸色人等都不由自主地望了过来，温柳烟呆了一呆，登时站住。

那鸟儿的主人，是个老头，头发稀稀疏疏，一身土布粗衣，染满油污，见鸟笼被踩破，象被人捅了一刀似的，叫道：“快赔我！”说着伸出一双鸟爪似的手，望温柳烟抓去！

温柳烟见他这一爪，又疾又准，分明是武林高手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忙不迭后退，道：“对不起老伯，晚辈不是有意的！”

突然有人喝道：“别吵！要吵的便下楼去！”

那糟老头脸色一变，正想发作，忽然他那只黄莺，往窗口飞去，他惊叫一声：“小黄小黄，你别飞！”

那只黄莺经过那张空桌，忽然吱吱一叫，双翅急速地扇动着，但却飞不出去，糟老头十分紧张，连忙分开众人，钻了进去。

小黄“吱吱喳喳”一阵尖叫，忽然双翼一敛，跌在桌上！只有四两重的一只鸟儿，跌在桌上，木桌随即“哗啦啦”一声响，倏地陷下！原来那张木桌，在四大高手的阴柔内力压迫下，肌理早已寸裂，桌子一裂，双方的内力立即直

接压向对方！由于双方势均力敌，都有所顾忌，是以力保桌子不裂，那黄莺体重虽轻，但正如百上加斤，因此桌子立时裂个粉碎！

糟老头伤心大叫：“小黄！”摸了出去，伸手向黄莺抓去！那只黄莺好象是他亲爹一般，他在四股暗劲之下，毫不顾虑自己的安全！

那老道人和三个对手，齐吃了一惊，几乎同时收劲跳开！这一来，无形中解开了僵局，设非如此，这场比拚恐怕非至一方倒下不能停止！

再看那老道和三个壮汉，前后衣衫都已为汗水湿透，神态更是疲惫。观战的群豪未能看到胜负，未免有点失望，但无论如何，至此都松了一口气，楼上响起一阵耸动。

糟老头一把抓起黄莺，便怪叫一声，原来那只黄莺在四股无形暗劲压迫下，浑身内外早已断裂，那里还有命在？糟老头象孝子般，涕泪横流，哭道：“小黄，你死得好惨！”

忽然他一阵风般，向那三位汉子扑过去，叫道：“彭骥，快赔我的小黄来！”

那三位大汉不声不响，将他围住，脸上都有敌意。

糟老头怒道：“你们三兄弟一齐上，老子也不怕！”说着便要动手。

原来那三位汉子乃三兄弟，老大彭骥，老二彭惊，老三彭骏，在关外业马场，养有数百匹骏马，许多武林土豪跟彭氏兄弟都有交易，武林中流行一句话：天下良驹有万匹，彭氏马场占九千。此话虽嫌夸大，但彭氏兄弟所养的佳驹之多，亦可见一斑。

当下老三彭骏道：“朱雀，咱三兄弟好欺侮么？你为何不找青木牛鼻子赔？难道你怕了他？”

楼上许多人直至此时才知道，这个看来毫不起眼的糟老头，竟然是名震天下的“武林三痴”之一的“雀痴”朱雀，不禁多看了他几眼。

朱雀怒道：“天下没一个人能令老子害怕的！”他转身走至青木道长面前，把手一伸，道：“牛鼻子，不要多说，快赔我的小黄来！”

那道士是当今青城派掌门人的师叔，只因生性疏懒，又淡泊名利，宁把掌门之位传给师侄，似闲云野鹤般，到处走动，他涵养甚好，道：“朱施主要贫道赔钱，还是要赔一只黄莺给你？”

朱雀好象听到一个极其好笑的笑话般，捧腹哈哈大笑。青木奇道：“朱施主想到什么事，这般好笑？”

朱雀又哭丧起来：“小黄你死得好惨呀！”彭惊道：“老牛鼻子已肯赔你，你还哭什么？”

“他赔得起么？”朱雀叫道：“你知道小黄是什黄鸟儿么？”

青木道：“不外是黄莺罢了！”

“黄莺是不错，不过是金丝黄莺！这是黄莺的极品，万中无一！”

有一个青年忍不住问道：“这种黄莺有何稀奇？”
“哼，若不识货的，一见到它，只当是劣货，因为在它三岁之前，既不会唱，又难看！它还有个特性，学唱特别慢，但当它学会之后，却又唱得比任何鸟儿都要好听！”

青木呆呆地问道：“那请问何处可买得到？”

“买得到的还值钱吗？你知道么？我是用十只鹦鹉、十只南海了哥、二十只金丝雀，再加上一百两黄金才换了小黄回来的，当时它才三个月，现在刚教晓它唱歌，便被你打死

了！”朱雀踏前一步，大声道：“快说，你究竟要如何赔偿！”

青木倒抽了一口气，怔怔地说不出话来，朱雀道：“你们四个一定要赔，要不老子今生今世跟你们过不去！”青木和彭氏三雄都不是省油灯，但朱雀却是武林有名难缠的人，谁让他缠上，都觉头痛，是以一时间都答不出话来。

良久彭骏才冷笑一声：“笑话！是咱打死你的鸟儿么？”

朱雀怒道：“不是你们打死的，难道是小黄自杀的？你敢再胡说，老子便饶不了你！”

彭骏也怒道：“姓朱的老儿，咱们不怪你横插一脚，你反怪咱们？真以为咱们是好欺侮么？”

“好欺侮也好，不好欺侮也好，不怪你们，难道要怪我自己不成？”

“当然罗！是你的小黄，自个撞过来的，我看它九成有意自杀！”彭骏接道：“要不便是你故意放它出来的！”原来他刚才聚精会神对付青木道长，不知底蕴。

“放屁？”朱雀大怒，“老子为何要放它出来？”

彭骏冷冷地道：“你怕它闷坏了，放它出来散散心，这也许是养雀之道哩，怎能怪咱？”

朱雀瞿然一醒，倏地一个风车大转身，向温柳烟标去，人未至，鸟爪指的五指已抓向温柳烟的肩膊。温柳烟急忙后退，叫道：“前辈，晚辈不是有意的！”

朱雀一招不中，次招又生，道：“老子管你有意无意，总要你赔我的小黄！”

人丛中忽然有人冷笑道：“以长压幼，‘雀痴’是活回头了！”只见黄影一闪，一个人已站在朱雀与温柳烟中间！